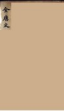


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三目錄

權德輿 十一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送渾淪先生遊南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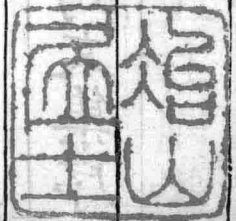
送邱穎應制舉序

送陳秀才應舉序

送獨孤孝廉應舉序

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送馬正字赴太原謁相國叔父序



送鈕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

送鄭秀才入京覲兄序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權

公文集序

... 道...

... 詩...

... 大夫...

... 山...

... 公...

公文集

... 大夫...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三

權德輿 十一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元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畫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靈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相韻冰玉相叩層峯千仞下有金碧聳鄙夫之目初不敢眡三復則淡然天和



晦於其中故睹其容覽其詞者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况  
會稽山水自古絕勝東晉逸民多遺身世於此夏五月上  
人自鑪峯言旋復於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沿鏡  
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  
稊稗也鄙人方景慕企尚之不暇焉敢以離羣爲歎

送渾淪先生遊南岳序

予卅歲時遇渾淪於荆溪徒見其山中羽衣有元古之貌  
瞻敬不暇未遑問道倏然一別俄六七年今茲獻春相訪  
於練湖之濱藥囊藜杖就館於我參希夷之旨析萬物之



送邱穎應制舉序

邱侯文似相如而檢度過之則令名貴仕何逃吾穀故前  
年舉秀才上第今之應詔詣公車方今皇明照燭茂遂生  
物修西漢舊典詳延天下方聞之士而之子世父冠貂蟬  
叔父冠惠文皆以清詞重當世則文學政事子之家法冥  
冥戾天實自茲始因想夫危冠博帶與諸儒受詔論思應  
對於彤墀之下亦當明三代之損益厚七教於風俗使百  
執事傾聽屬目成聖朝不諱之盛夫如是則鄙夫安於南  
畝得以柴車角巾展歲事於田畷歌由庚華黍之詩為惠



大矣若與彼滔滔逐進者汨其波流使晁錯董仲舒之徒  
顯美於漢非始望也邱侯勉旃

送陳秀才應舉序

文章之道取士其來舊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  
大半故筮仕之目以東堂甲科爲美談潁川陳侯以色養  
力行之餘輒工詩賦長波清瀾浩浩不窮初未覲止也屯  
田柳郎中爲予言之且誦其佳句曰地偏雲自起月暮山  
更深及獲其卷又有過於是者踽躅櫝干將恬然褰衣  
以否爲泰久矣今年秋驅車江濱獻賦京師叩予柴門惠

然見別予以鄙畧亦嘗志於文頃年迫知己之眷辱霑官命故每客有為卿大夫所薦舉計偕者其於餞輶或諗之以言今於陳侯猶前志也

送獨孤孝廉應舉序

取士以孝秀二科古道也家有兼者時論多之君之羣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溫清之餘力行居業業茂行修西遊太學吾知夫上第之後衣春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粲粲門子經術發身古人有俯拾地芥之說斯濫觴矣

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古者採詩以辯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爲樂章有不  
類者君子羞之今兄能泝其末流泳於深源志之所之不  
遷於物以爲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屢空鄙賜  
之屢中故帶經食力耕於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蔭華榱  
逸韻麗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於儀曹  
瞻言正鵠審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實無愠羸而不  
囂蓋能反諸已而已且用廉賈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  
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之汝燕居中林磅礴

古昔務諸遠大鶯出幽谷鵬擊南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  
異日之賀豈止於今耶南宮郎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輿爲  
僚徵詩貺別以附其志謹序

送馬正字赴太原謁相國叔父序

正字服儒服修儒行餘力則緣情類事作爲清詞通歷代  
之歌詠稽其質文總其要會嘗出其所製三百餘篇以示  
予皆淨如冰雪粲若組繡言詩者許之結廬江南退然食  
力奉詩書屨杖爲膝下歡蓬蒿晏如不其度每遇一勝  
境得一佳句則怡然獨哂如獲貴仕豐祿恬於進趨十年



於茲或謂之曰邦有道以貧賤爲恥時可動以晏安爲累  
况君族父相國以文武重望爲國宗臣澤流北方勲在王  
府安人禁暴埽天下之災祲開府辟士走四方之才雋至  
公之府者惟恐後公待之如已失况乎宗族之內有之子  
之才耶相國元昆今左常侍漢陽公之領郡丹陽也予方  
僑居別部備辱嘉薦亟游其門當時已見君新詩盈軸日  
至鈴閣夫如是則其歡舊矣又何疑焉正字仍巾車撰日  
視遠如邇且以俟檄召驅傳車而後行者爲隘吾徒偉之  
想夫趨轅門會竹林旆旌之下時獻歌頌亦一時之盛也

子以貧病不能遠遊美太原之茂勲感漢陽之深眷送子於往實獲我心况與君同居里閑靜賞湖月亦云舊矣辱命為序所不敢辭

送鈕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

清旭燕居有秀才鈕氏以儒者衣冠訪我於衡門之下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色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上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邁氣待東南之士士至必循分加禮繇是褻衣之徒恥不登其門故殿中韓侍御元直工為直詞嘗貺若以序故臨海守李君子從

父戶部皆以文藝風騷爲師友又旣若以詩矧夫植文行於內親仁賢於外強學不倦絜己以進今茲行也以桂林一枝爲己任豈虛也哉辱徵不腆是用詞達

送鄭秀才入京覲兄序

行爲士本文爲身華其或好華去本失之彌遠鄙人結廬湖濱宴息多暇常默以此求士於去年得重表甥滎陽鄭公達兼是二美早爲時賢所重專學懿文發於韶州溫純積中晦而不耀非其徒不苟合非其道不妄動其於服先訓食舊德以日就章大眾君子識其將然子之元兄早歲

登賢能之書名聲籍甚而能在險立節拔身幽陵乃居諫  
議乃服金紫言忠勇者是之今鄭生駕言上國所以展友  
于之慶也亦當觀光筮仕俾花萼迭映士林之美將萃爾  
伯仲乎撰日言邁訪子告別予亦漉旨酒巾柴車與一二  
友出送於野凡祖輶者請偕賦棠棣之詩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序曰自夏書禹貢周官職方漢志地理厥後史臣繼有其  
書國家將九夷丕冒四海梯航聲朔過前古遠甚相國魏  
公明誠助化育奧學窮古今百揆師長十年樞衡贊端拱



州州距兩都書其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其事覈其言  
詳閱覽默識精微錯綜斯爲至矣德輿忝掖垣之屬承公  
話言盱衡屈指珠貫冰釋辱命授簡書其大端輒罄斐然  
之辭豈揚不休之業時貞元壬午歲夏四月謹序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子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  
未盡采其旨乃爲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  
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宏道以周物闡幽以致  
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纍如珠貫渙若冰

釋旣而以予嘗所蘄嚮俾敘而辨之爲道之用也經天地  
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冥是非訖然順  
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爲道者如此泊  
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辨相劇徇乎無涯  
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鬪於彼是之境陳蠹滑濬封執逆旅  
懼力不足而羣奔舛馳莊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  
弛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爲爲本焉故其言  
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其言君了  
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

無爲之風以宥天下王佐盛業論著形焉嘗以爲言區域者闊畧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獻海內華夷圖一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盡瀛海之地窮鞮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贛未條之俗貫穿切劘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又撮其要會切於今者爲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貞觀初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紆直割裂經界而爲都會在景雲爲按察在開元爲採訪在天寶以州爲郡在乾元復郡爲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職之名物廢置升降提封險易因時制度皆備於編

而又考迹其疆理以正謬誤採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至若  
護單于府並馬邑以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  
元後河流改故道宜隸河南合川七郡北與隴坻南與庸  
蜀回遠不相應宜於武都建都府以恢邊備大凡類是者  
十有二條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  
者稱魏公焉公之意豈徒洽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  
體國遠馭不出戶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真宰相之事  
也凡今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畧以守臣稱使  
府者共五十列於首篇之末其三篇則以十道爲準縣距



極室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蛻其放言  
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獲狙比大舜於豕蟲  
或至大適以爲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  
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  
者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爲家爲邦爲仁爲智游之  
泳之日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躁者靜循  
之而愈照冥之而愈妙撻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  
此而已矣隱居者九垓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  
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

與漆園同代如邱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成子南榮趯之  
徒與子摳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子之畧直書隱居之  
志以冠於篇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於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  
曰俞交修一德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  
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於皇天自三代已還君  
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

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  
愍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  
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敘德輿以爲君子  
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  
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子秀士  
被服薦紳至於登大朝筦宰政四十年閒作爲文章以修  
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誠懲苟得之  
害正故有重請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  
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臺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

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猫鼠議是惟無作  
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  
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  
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勃乎若  
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  
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  
公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謨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  
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  
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



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  
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  
窘若桎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鑿  
大倫圯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  
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  
爲仁由己善善若不及沂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  
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  
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  
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

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  
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  
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  
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  
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旣失  
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  
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

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  
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贐曰願以此奉太  
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  
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  
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  
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  
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  
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  
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

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



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  
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旣職內署母韋氏尚在  
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  
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祔於河南上遣中使  
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  
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  
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  
內外屬望日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  
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眾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閒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持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

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  
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  
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  
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  
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  
閉門卻掃郡人希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  
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  
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  
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僇狡向風懦夫

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  
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  
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  
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  
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  
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  
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  
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  
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



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  
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宏之在人蜚蝗竟  
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孔孟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  
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  
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  
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  
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  
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  
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

歟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辰象文於天山川文於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  
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二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  
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語言施之憲章  
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祇事代宗  
中行山立乃協於極初未弱冠隱於汲郡共城山下營道  
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  
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

陟降中外閒關代故宣力匪躬勤於王家出涖方國入居  
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毘陵陟明於吳廉問風  
行爲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  
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  
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  
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埽除之際自  
爲墓誌其閒嚮三十年周旋官業與斯文相爲用大凡出  
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閎多鉅衍爲曼  
辭麗句可喜非法言故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

書誌三篇感慨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  
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  
丞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  
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  
奏則切麴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  
薄而申矩度如崑邱元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  
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安國之忠  
厚多大畧漢武以爲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爲相  
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



備位者朝廷無虛日又况奇衰伎害崇黨蔽善公於斯時  
道未光大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於天下  
神之聽之介景福於趙公纂承門訓宏大名器三命樞機  
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  
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仕於魏貝之地聲  
猷志氣相親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猥以疎愚承趙公  
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  
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於篇

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善乎揚子雲之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亦曰賦者古  
詩之流也至若言天下之事業美盛德之形容皆源委於  
是而派流寔大然則體物導志其爲文之本歟清河張登  
剛潔介特不趨和從俗循性屬詞發爲英華秉直好靜居  
多隱約始中褐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史罷去家居  
以薦延改河南士曹掾滿歲計相表爲殿中侍御史董賦  
於江南無何授漳州史居七年坐公事受劾吏議侵誣  
胸臆約結感疾不起悲夫君以偉詞逸氣滯於奧潔之下  
又疾卑調細人白黑太明矯枉憤厲往往過正故其賦有

云鷓必鬪而知斃龍就屠而不馴又云賤而榮兮跌而喪  
痛一世之紛綸皆所以感慨頓挫放言而兆憂賈禍恒必  
由之二十年閒數名遷志力相鑿斯亦從古才士之所

患也與夫脅肩令色坐取曠貴者豈同日哉所著詩賦之  
外書啟詩誌記銘誄合為一百二十篇相如之形似二

班之情理公幹之卓犖經奇景陽之鏗鏘蔥蒨升堂睹奧  
我無媿焉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何可勝紀如張君求居  
寄別懷人三賦與徵相一篇意所有激鏘然玉振子嘗吟  
咀於脣吻之間以為儻有經梁昭明之為者斯不可遺也

已曾不得登金閨玉堂備言語侍從之列伏守海郡迫阨  
終身可勝歎耶君之孤宣猷以予建中初同爲丹陽公從  
事捧持遺文拜泣見託開卷三復追懷舊故詠言擊節髣  
髴如聞列於左方傳諸好事云爾

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權

公文集序

敘曰二代之理曰忠敬文文之爲也上以端教化下以通  
諷諭其大則揚鴻烈而章緝熙其細則詠情性以舒憤懣  
自孔門偃商之後苟况孟軻憲章六籍漢興劉向賈誼論



時政相如子雲著賦頌或閎侈巨麗或博厚道雅歷代文章與時升降其或伯仲之間齊名善價以德行世其業以文學大其門則又鮮焉公諱若訥字某天水畧陽人其先武丁生子手文命氏在殷周閒爲諸侯國楚滅秦遷始居汧隴甘泉安邱之明德宜昌鄜城之勲力胙土啟封三葉彌大以至平涼公文誕生滑州匡城縣令崇本卽匡城府君第二子純嘏粹氣積爲清和文誼內富英華外發弱冠與伯氏無侍叔氏同光同游太學連登上第由是士林風動一時嚮慕言文章者實歸公門永徽開耀之後以人文

求士應詔累踐甲科極天人之際陳教理之本堅疏古義  
納忠本朝自晉州霍邑縣尉四遷至咸陽尉由右補闕拜  
起居郎在中宗時嘗以禁中書籍編脫繆詔朝廷文學大  
官十人緒正之而公以秩卑名重特居其選時拜貺於執  
事者公曰此君命也又何私焉比及已事彼皆轉職獨用  
砥矢之道不得居中出爲蜀州司馬改梓州長史彭州別  
駕吾道一貫虛舟其心士師之退黜恬然海沂之詠歌日  
茂拜歙州刺史遷桂州都督梓州刺史用中和清淨之政  
化悍戾剽輕之俗三郡藹然有鄒魯之風方謂入掌典謨

訓誥之文外當十聯九牧之寄壽違其量自古同悲以某  
年月日奄捐館舍享年若干而伯氏官至成都尉叔氏官  
至長安丞皆有盛名而無豐祿此其所以爲善者惑也公  
自布衣時與許國蘇公友善自彭原上計至京師而許國  
當軸道舊歡甚謦詩祖餞或諗公加敬異數且以爲孟晉  
之機公曰交道舊矣豈遷於物若然者是薄蘇公也所不  
忍爲處之如初禮不暫屈其持操前定皆此類也知陳伯  
玉於下輩卒成大名其他所與游者皆鉅儒宿學天下賢  
士公歿後二十餘年德輿先人筮仕河朔始類公之文章

爲三十卷成都府君長安府君各二十卷未遑序引遇幽陵兵亂故其篇皆亡德輿旣亂而孤莫知世德逮志學之歲距公之下世年逾四紀諮謀於諸父兄故德善行義不得其詳至大厯末方獲其文百餘篇其學富其才雄有賈生之正相如之麗大抵以彩錯峻拔使善否章明爲主至於朧機捷於動用以闕其情則棲隱賦歸山賦體物比事極風人之麗則則喜雨賦悲秋賦倣儻閱達以文藝自任則詣樂城公奏記上吏部裴李二侍郎書敘家風世德以識幽壤則司田大夫水部員外二世父墓誌記時賢循吏



績用行實則劉馮翊碑梁萬年鄭拾遺誌銘緣情遣詞寫  
境物而諧律呂則寄蜀中舊游詩蜀國吟擬古橫吹曲其  
餘表牋啟銘贊序述合而類之列爲十卷蓋於公述作三  
之一也幸而異日盡獲公之遺文則當求主文者爲之序  
錄今姑舉其官命事業書於篇第之初以自識云謹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四目錄

權德輿 十二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司門員外郎壁記

祕書郎廳壁記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開州刺史新宅記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太宗飛白書荅詔記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許氏吳興溪亭記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隴記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對對真十二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四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四

權德輿

十二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崇起教化緝熙於光明太宗文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宏文殿側創宏文館藏書以實之思與大雅闓達之倫切劘理道金玉王度盛選重名虞世南褚亮而下爲之學士更直密侍於其中其論思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啟迪武德貞觀之澤洽於元元厥有助焉其後徙於門下省景龍初始置大學士名命益重

多以宰司處之所以登閣古先腴潤大政則漢廷之金馬  
石渠蘭臺延閣方斯陋矣按六典常令給事中一人判館  
事每二府爰立則統於黃樞而或置或否不爲恒制後二  
十年間斯職闕焉前年秋八月今河中司空公居之今年  
夏五月相國蕭公居之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孔門之  
四教蘊洪範之三德靜若彝器扣如黃鐘由小司徒升左  
輔乃莅斯職於是戒官師稽憲令貴游青衿辨志樂羣皆  
循其方而遜其業且以左戶之羨財百萬附益而修飾之  
公署書府靜深華敞清禁之內輔臣攸居宜乎舒六藝而

調四氣於此室也初公之王父考功府君在中宗朝爲直  
學士懿文含章休有厥聲至公則聿修之宏大貽厥之昌  
阜盡在是矣至若命館之名再爲修文終爲昭文改復歲  
月傳諸故志前賢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輿交代於中臺  
之任踊躍於大治之中惠然授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  
李趙公嶠始受命爲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揭而書之所  
以備文館之故實廣台臣之年表抑公之命也不敢辭焉  
元和二年秋九月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漢廷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章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曹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寔劇國家紀律昭明官修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啟事賦錄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元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不得不重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斯舉也大抵膺是命者多士必屬耳目焉以其公私能否之聞不可遏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衰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闕畧



守或深刻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  
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宏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  
風概資才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  
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  
於是用心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  
以狀之成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讎受祿者不誣恢恢  
然投其虛而芒刃不頓君子以宏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  
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  
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邱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

之說此皆不書

司門員外郎壁記

周官司門爲司徒之屬今爲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爲上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爲丞務郎武德初方定爲今制秩從六品上大凡自漢魏以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有輕重或百職耗廢雜而多端而郎位曠然未嘗有鹵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仕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明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候通道旁午而斯任尤劇彭城仲子陵修詞而筮仕說經有師道自博士祠部郎稍遷於茲

且以南轅銓藻之勤久次而後至循一作修性自牧闇然君

子之道也况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誼家法久於講

貫導修砥礪其可量耶至若門關出入之籍設險閑邪之

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典端如貫珠故可畧於此

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隙壞磨滅使鄙夫書而補之貞元辛

巳歲夏六月記

祕書郎廳壁記

按六典祕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

為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內謂之中祕書魏晉

之際祕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位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制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旋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



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  
王考潁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  
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讐校或功次而奉朝請含章筮仕  
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  
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  
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秋七月記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爲京兆郡則  
曰治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治國家沿前代之故再更

其名至開元初命爲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衆務而分  
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佐其慈惠下董掾史屬城之  
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撓中行而有倫和協輯睦宣明  
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十六年春二月  
詔宏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郎中莅其職先是達夫之  
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爲劇曹郎懿文菁華  
履行直溫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  
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覆露於轂  
下耶或姑閱其能而將大授之耶初西廳少尹視事之堂

大厯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爲亭沼故移創於是自後厥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寔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旬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徵缺員以循舊常宏必葺以辦攸處用宿其業而修其方凡所顯督武備廢置刑書糾禁工徒啟塞三右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抗也稱職者或退其品而選於近侍或進其材而擢爲大吏佐六官分十聯皆其遷次然也以舊記湮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太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月俾風采相屬且爲故志云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今刺史頒詔條而都府兼支郡  
辯章命令必有攸處署者位之表也一方之所屬目焉黔  
中爲楚西南徼道在漢爲武陵莊躋循江以畧地唐蒙浮  
船以制越五溪襟束爲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擾以走  
險緩之則橫猾而犯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而輯綏之  
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和二年夏六月制詔商州刺史  
隴西李君以中執法剖符茲土凡四使十五郡五十餘城  
裔夷巖險以州部修貢職者又數倍焉察廉經理招徠教



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先是兵火焚如之後公堂庳陋饗  
士接賓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構開華軒西廂東序靚深宏  
敞廣廈翼張長梁翬飛修廊股引麗譙對起自堂徂庭陟  
降攸寧耀曾爽乎光明宣慈龢以洽平君子謂福黔人於  
此堂也信矣李君敏肅而才代爲宗室吏師先尚書嘗籌  
大農賦政於此凡七易守臣而君嗣其職老壯感泣猶鄭  
人宜桓武之世焉君之長壽安也則泉曰噴玉在湖也則  
亭曰白蘋在商也則館曰丹水皆得勝概流爲詠誥及茲  
則興事任力休嘉宏大此物此志惠於斯人其他可知也

其陟明可前知也書事以志美其古史記之遺乎三年冬  
十月兵部侍郎權德輿記

開州刺史新宅記

記曰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况吏者人之師宅者章之次君  
子之所寧體諸侯之所賦事宜以車服視其等威漢中支  
郡曰盛山所理阨陬乾元上元之間歲比凶災萑蒲相聚  
戕害燒夷州壤蕭然後之長人者始葺蓬茨僅蔽風雨而  
已貞元八年夏四月北海唐侯文編承詔為郡既至則敷  
宣化條簡易廉平居者胥悅流者自復朞月有成三年大

穰獄有茂草野無棄地既均而安既阜而蕃官修其方物  
有其容乃喟然顧其屋曰是之不修政將安寄度農功之  
隙因悅使之眾合於古常得其時制殖殖廣庭渠渠中堂  
堂下布武席間函丈工徒不勞里旅不煩攸介攸止爲仁  
爲義君子多之邦人宜之其潔而中禮儉以成德與夫臧  
文之山藻趙武之輪奐異矣先是地無井泉人汲江流挈  
瓶懸綆力憊用寡乃並北山之下習坎疏蒙股而引之於  
闔闔之東順其性而流不竭通其變而人不倦廕以新亭  
溲然而清州閭幼艾得以齊飲食而蠲疵癘矣便安之政

觸類而長始於郡齋洽於封內初文編以文行馨香爲左  
史儀曹郎記事而爲春秋含章而陳奏議及是則推誠以  
愛人條鬯而休嘉連帥丞相以爲表率裕於才者其無方  
乎蓋陟明翰飛將激而遠之於是邦也古之成室主人落  
之賓亦發焉德輿與文編游久聆其功善寓此直書用代  
發禮且以醜泉之智因而廣之時十三年冬十月文編居  
部之六歲也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

元和二年冬十月宣城長帥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新



亭新營凡周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故也先是郡城  
之南阨陜磽确山木不翦譙門不開公因暇日觀視原野  
直南一里所得響山焉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南得響潭  
焉清泚可鑑縈迴澹淡又其南則博敞平夷澶漫逶迤從  
古之隙地是邦之休利目與心會閤然自得悉以條陳實  
蒙可報乃量日力計徒庸闢於舛中成是夷道揭東西二  
亭於雙峯之上相距二百步華軒峻宇皆據勝勢廣廈疏  
寮可棲顥氣碧山亘目清流在下跨以虹梁抵茲近郊因  
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度堂以筵上棟下宇各有區

處規地之廣袤分左右營部隸焉牙門親軍而下左至八  
右至七既而左次莽平採石之師與宴設堂又在焉廣場  
閒館窸窣縈帶可以閱軍實可以容宴豆度羨財則不費  
因悅使則不勞吳之申命師之畜眾楚莊之匏居衛文之  
楚邱得其時制而不煩官業盡在是矣初輿師所處在郡  
之北偏地泐墊下水泉沮洳積弊不遷介夫病焉至是則  
修武備建長利寢興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觀其習變而公  
又饗士於斯娛賓於斯公之心泰則神王袖王則中和旁  
達士之體寧則氣全氣全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楹階

俎豆之間而威惠交修上下浹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  
淑均天資吏師昔嘗四剖符一司武皆有利澤施於州壤  
及是則貴爲元侯疏以大封推心術而行於理所繇屬城  
而流於支郡程功底績觀發知智亭與營之制宜乎哉前  
賢之以循政聞者有矣而遺美於是豈侯公之爲而裕斯  
人耶凡由此塗出者東南抵於歙西北抵於涇肩摩轂擊  
往復自便絕東溪有浮橋過西亭則蓮池觸類滋長皆爲  
絕境公以鄙夫春秋之徒也繪而傳焉使實錄於石時三  
年夏五月記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鍾陵風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脈散清淺數里匯歸於茲石壁峭絕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回復風雨之所蓄泄邦人敬享相傳名之並山北下二十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祈農望歲於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薄厚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淨正德利用以黃韓篤厚之化易吳楚剽輕之俗里閭之間歌頌相聞歲在丁卯六月大旱公



勤身焦思所以救之之道撰日潔誠有事於神齋心夕往  
艤舳宵濟厥明至於山下達於祠宇精誠旁魄靈貺交感  
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和和氣薰然蒸爲時雨未徹奠而  
繁陰起不崇朝而甘液遍蕩洒疵癘布之休和自時厥後  
庶徵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七諸侯如公之誠  
各修其封內之祀化彼災沴爲釐爲福其或散爲祥風結  
爲卿雲紛綸歲蕤奔走來告繇是九江之西歲用大穰昔  
董仲舒推陰陽啟閉之數相區區江都之地用無饑年前  
史書之况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有頑薄之俗以誠

革歲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此之盛也春秋時  
 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輿從事於公記事之徒也以公之  
 仁池之神明德參會若合符節是用追琢巖石俾邦人識  
 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記

太宗飛白書荅詔記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年荅  
 右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主未嘗不虛已以  
 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貞九有清  
 繇此物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示羣下

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縱天辯不若凝旒虛襟  
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荅嘉其忠故以  
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載其事有都官郎中  
竇臬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閒太清宮道士盧  
元卿又得之於竇氏元卿工爲篆隸八分諸書具其家法  
保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於宮師  
因出而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  
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飛之勢輕濃蟬翼之狀  
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藝又以

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逸品云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於中野其形塊然與草木俱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踏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然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心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



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  
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元機於無際  
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  
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游心心  
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孥羈鎖蕩而不復至人  
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出  
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予以使  
役道於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  
爲子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

以爲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  
宴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麤書聞見以志於石

許氏吳興溪亭記

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  
夸目夸心者或大其閑閱文其節稅儉士恥之絕世離俗  
者或梯構巖巘紉結蘿薜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寰不  
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煙陰嵐明晦萬  
狀鷗飛魚游不驚不喞時時歸雲來冒茅棟許氏方岸鷗

冠支邛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王利欲自薄百  
骸六藏之內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傳於亭下鎡基之  
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遠不覺日暮  
歲實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冥則是非  
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滑於胷中噦夫舉世徇物  
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代耕  
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皆有嘉聞而無糝  
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  
日善閉不爲異時之大來耶予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

詞云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隲記

靈泉北隲之主人曰大苾芻虛公於諸佛微言義味之中  
深入圓淨以辯才實智離於二邊嘗經行於邪溪稽山之  
下初石帆山侶有潁川陳公表久挂法冠抗迹塵外旣以  
自適爲適且悅虛公之風乃捨其北隲爲公禪誦之地公  
旣至則疏蘄薈剗擁腫隨其汙崇作爲勝勢先是此山無  
泉遠汲溪流人旣勞止而水之爲用不足公乃默以心感  
恍若有通崖隙之下微得泉脈及薙草轉石渠潺沮洳奮



之鋪之決之濬之噴若玉竇泄爲瑤池淨如醍醐瑩若琉璃疑青蓮可植金沙在下惠風天籟相爲虛寂然後殖碧鮮以相接引清流而備用以盥以漱以糜以茗或以助火化或以祛熱惱日用無窮不知其功使夫後學趨道之徒至於此者則澣濯纓塵漸漬法味還源復性以聲榮爲累不其至哉貞元初州牧左常侍王君行春訪道因以泉名隲又前代隱賢多游踐於茲自東晉而下謝敷王子敬支遁帛道猷洪偃皆有遺跡留於巖中今茲公宗木之外又互以勝概標品徐會稽公李渤海則命其溪曰五雲諫大

夫齊君遐舉則命其山曰玉笥其餘冠柱後惠文者有王氏張氏陸氏率用仁智樂茲清輝嘉名競爽以傲軒轅日至泉下爲公宗雷雖匡山之社錫杖所叩不是過也每元關道機演暢微妙聞其一音皆攝妄緣以趨靜性居常淡然與靈泉爲侶蓋戒本其潔定因其止惠取其用然後觀身及泉二俱無礙清淨洄復無入而不自得焉問法者又因泉以見虛公之道斯爲至矣三年春獲與公遇俾子傳信故不敢沒其美又不敢蔓其辭時歲在丁卯二月甲子

日論之於之齋之節恭王寶鼎爲誌出於收歸贈蓋恭蘇

無名氏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協龢泰  
階躋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啟夏南  
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巘左右勝勢徑  
術逶迤於木杪亭臺巉巖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  
夷以至於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閒館幽概隨之  
乃開洞穴以通泉脈其流泠泠或決或渟激而杯行瀑爲  
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連繚以方塘輕艫  
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沈之適濯於潺

爓風於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眠葱倩杳窈迴合含  
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  
有鳴佩拖紳宗工雋人金閨玉堂之賓淑姿修態流光含  
睇迴風遏雲之藝中飲笑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爲貴  
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温室宴見一  
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  
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顛氣翛然以遺萬物其  
無方與其不器與昔子房赤松之游且非代教安石東山



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  
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以還無公比  
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  
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  
流澤此焉往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陵昭融煊赫未  
始有極德輿謬陪眾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閒弦晦  
以眾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於巖石云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五目錄

權德輿十三齋

兩漢辯亡論

無為先生讚

二疏讚

祕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讚

畫西方變讚

畫釋迦如來讚并序

繡阿彌陀佛讚并序

歲星居心讚 并序

興唐觀新鐘銘 并序

幾銘 古變贊

世德銘 然圖質盪草書贊

釋疑 贊

志過 夫主贊

答客問 古論

懃懃 答問三篇

醉說 卷四百六十五目錄



放言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

...

...

...

...

...

...

...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五

權德輿 十三

兩漢辯亡論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

顛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閒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顓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須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晻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折廷辯矧當就第燕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



款款然用家人匹夫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  
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  
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  
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旣鳩質帝議立嗣君公  
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  
旣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  
爲廣議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戒之徒同李杜  
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  
誅漢廷羣公邪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

蠡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  
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鼎折之  
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  
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  
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  
以導善氣以遏亂原若禍胎旣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  
鴻毛斯輕奈何禹廣於完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行數  
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後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  
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燄燄以燎

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  
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  
弑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  
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  
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  
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隲  
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矇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  
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  
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子因肄古史

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無爲先生讚

至人無感與化升降全而不形保而不蕩汎然順物付之  
自當苟乖於是無非溺喪保合浩淳先生其人德機不發  
鳥獸同羣稽首元關請滌蒙昏笑而謂子遵不遠身支離  
而全以靜爲君滑之則散泊之則存天性者名木伐蘭薰  
與時卷舒中若浮雲孽臭絲棼無撓而真勤而用斯至妙  
之門百昌皆化吾亦歸根動作天紀靜爲地文鳥行無章  
變化沄沄強名無爲以鏡心源



二疏讚  
大業知言密語辭聖今觀五等又論

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矯矯二疏知微  
知終功成不居父子清風天子賜金羣公出祖都門之美  
焯映千古優游衡門棲息化源日飲醇耐心閒道尊人或  
言利利令智昏清行素風可貽子孫萬物營營吉凶相生  
環中之樞泊然遺形中林寂寥幽蘭自榮雖有矰繳不羈  
冥冥知止不殆古先炯戒賢哉大夫終始無悔

祕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讚

季真造適揮翰睨壁酒仙逸態草聖絕跡興涵雲海詞韻

金石傳於祕邱永永無斁

畫西方變讚

寶壽草書贊

惟西方有極樂國以首楞嚴爲里其應溥其用神大抵攝  
萬緣羣動會於虛寂其次則感通信誓爲釐爲福局於世  
論者多置爲他方之教惟孝子信士仰爲冥助則像設之  
綵繪之用申罔極之報今茲西方變卽故戶部員外郎贈  
給事中范公之孤曰傳正傳質奉爲先妣博陵崔夫人旣  
練所畫也惟夫人以淑明柔順光配戶部自晝哭之後訓  
一孤之暇每讀誦大乘微言密詣精理今傳正等又能將

順先旨發於孝思於精廬素壁合朱綠金翠之飾天人法  
相靡不嚴靜以夫人之福履孝子之至誠若乘念以游如  
經之旨當趺坐於芙蓉上品之中生滅流妄於是昭息予  
嘗心奉其教故得贊其所以然

畫釋迦如來讚

并序

釋迦大聖以無礙應身演一切法後之人跡文字以爲像  
設誠明以在中而福祉隨之伯舅武進縣丞府君守儒門  
言行之訓安貞下位其道未光貞元三年捐館舍太夫人  
從子於鍾陵承訃發哀茹終鮮之痛且痛不得當哭泣之

位躬即遠之事期喪之禮禮有加等又曰悲哀鍾於情而  
不足以為冥助也乃稽諸釋氏說以為幽贊交感之際不  
相遠也是用徼福以作繪事煥以金碧穆然尊嚴瞻仰之  
際如至佛刹况孝悌通於神明聖功演乎無方小子德輿  
謹繫以贊

繡阿彌陀佛讚 并序

十二因緣之中生死循環憂悲蘊聚非天人大聖以利刃  
斷之慈航濟之則淪胥顛覆之不給矣惟阿彌陀佛化行



西方其號極樂有生之乘念感化之由一作則今茲功德

由於斯

者清信女士隴西李氏爲亡夫襄陵尉榮陽鄭君再期之  
爲也女士歸鄭一周星而孀凡事舅姑以孝從娣姒以敬  
佐夫以義拊下以仁隱約終窶至於晝哭衛風碩人柏舟  
之詩實兼痛焉初鄭君旅人於晉因以筮卜成命甫行祿  
未及而大病女士方侍姑於吳承訃加痛誓徼福薦於  
冥冥紉鍼綴縷叶用五采青蓮白毫髣髴嚙呻彼二大士  
列侍左右睟容交光炳耀煌煌發於心成於手阿鞞跋致  
其遠乎哉鄭固善士妻又吾伯舅之女子子得周知之

因以讚曰

西方大聖乘念則至寫彼相好導茲志氣冥助無方以成

鄭志

歲星居心讚并序

興元紀號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聞於下

其有不迪不吉不庭不若之徒皆欣然而和晻然而化春

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其色黃明潤大光祥帝

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

歌頌臣謹按歲星五帝為蒼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

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爲理覆露萬人洽浹生類協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占應陰騭大化昭報成功元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曰以日星爲紀以四時爲柄洪範之敘皇極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人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寇葬其遺骸復其世祀班淮右之師用宏文告用去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令名也於是一統類以昭德明法制以塞違薦禮百神賓懷獷俗嘉瑞美祥紛委狎至置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播職求之如已失然後端拱於穆清怡神

於靜冥驅一代爲純誠接萬靈於明庭斯又登邁邃古光  
昭聞見巍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微臣伏於草茅之下沐  
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讚一章以備厠詩由庚由儀之闕  
讚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又用清明家尚  
孝仁人無癘疵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爲天祥重華煌煌  
乃居明堂下煦仁澤生爲祥光肸鬻感通天人攸同乃發  
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佑命之自天無窮  
微臣作歌敢備唐風



興唐觀新鐘銘 并序

聲爲陽所以發越金尚羽所以清徹故鳧氏工焉法器成  
焉元門揭焉與夫樂出虛鏗立號同其功用而信響受祉  
之說倍焉興唐觀新鐘者觀主道門威儀太清宮供奉郝  
尊師彝素之所創也是觀經構之初與舊鐘俱當開元甲  
戌距今七十有七歲頃缺毀棄法音不嗣久矣師有環中  
大辨爲道流龜龍循其照觀其妙法自然無爲而無不爲  
所以恢元功宏願力誠修而物應言發而響會上士仁人  
展其助飛廉回祿理其具精乎六齊合以萬數以心齊以

神遇橐地籟騰天光無害金無耗氣不窕不楸不石不播  
於是登簾在懸希聲殷然小大隨叩昏昕警眾周六虛而  
洞三界拔九幽而清五苦皇都人士游者萃者感於耳和  
於心躁者靜者懸解師之善利利物可勝道哉古者林鐘  
景鐘皆銘其功儒氏之典也推類以鏤文字師之心也銘  
曰  
其動也懸而天其用也虛而圓雷大音兮集羣僊福元后  
兮斯億年鏗訇響亮鴻都前上入冥兮下徹泉然後春容  
銷散兮返萬物於自然

幾銘

太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物  
陰隲下爲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乃舒  
與羣有居沖用爲工方寸爲鑪周行不殆造物可侔一以  
制動寡以理眾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得時大行  
燮贊裁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形山川出雲元氣  
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矣時無其人見幾  
而作造形斯悟蘧生可卷顏子殆庶物至知之節宣好惡  
無愆五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如環得喪糾纏相望

其閒不見其朕莫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常全

世德銘

肅肅我祖元鳥自天天乙革夏武丁相賢手文命子開國  
於權肇荒南荆瓜瓞綿綿爰暨周衰征伐下顛凌暴紛紛  
遇楚而顛嬴吞四方我邦用遷乃宅隴坻乃封甘泉漢魏  
之際德業相繼或仁或哲亦夷亦惠圖謀歲蕤十有三世  
伊川其戎晉化爲東九州輻裂苻有關中明明安邱濡跡  
匪躬二紀清夷明謨之功元魏以降苴茅繼封宜昌鄜城  
仍世儀同洗洗平涼策勲於隋乃破公柘尅其枚迴運偶



聖時土田載開仗節建旄自東徂西才子六人承家鍾慶  
百里同休南宮並命自時厥後德輝愈盛不享大官世名  
文行我曾王父弱歲觀光聲軼太學名登奉常偉節三虎  
聯華並芳翰苑春生士林鳳翔迨至王父保和居易人文  
獨步天爵自貴展禽下位賈生不試至今德聲尚聳清議  
郁郁世範先子承之大節明義人倫宗師行極忠孝道冥  
希夷卷舒無方焯燿當時曰子無狀亂歲而孤不知義方  
藐爾蠢愚亦旣羈紲甫習詩書以直爲師與時浸疎琅琅  
清風皦皦士則及茲頑童是玷是辱聿修之誠大懼不克

夙夜以思敢銘世德  
既童吳故吳尋華趙之始大野不皮

釋疑

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君子坦蕩蕩此蓋視履考祥而不憂不懼也易曰思患而豫防之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又戒慎若厲之義也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在明者審之而已或不能深推本末而疑吾自若則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饑行有蹙其甚則皆可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而如土偶木寓耶不然則憂可既乎憂可既乎

志過

辛酉歲予以吏役道於上饒時左司郎中博陵崔公出守郡佐與予語及世道次及人倫大節因曰延州之讓不其至矣或者言吳以太伯讓而興季子讓而亡此乃徇於一方而不超乎大方也原夫太伯避季歷奔荆蠻以就文武之大業則知太伯因天下之尊周以成周也豈以興周爲念季子因天下之去讓以全讓也豈以亡吳爲念然則太伯季子皆以天下之心爲心興亡曾不屑慮彼或者之論誠未通其旨焉予曰誠哉是言然季子之歷聘也聞樂章

辯歌詩皆審其盛衰以造乎微精明闕達物無所逃數有所極耳又何區區異論於其閒哉荅曰子之言過矣若季子以興亡必然力不能支乘此而後三讓是利於將亡因以沽名者也豈可爲君子言之過矣且以吳之存而季子亡之以讓之廢而季子全之嚮使勤一國之理理於勾吳今亦化爲古墟鞠爲榛蕪曷與夫禮讓之大使千古是式貪以之廉暴以之仁忍垢冒榮者以之知懼其於爲理也不其達歟予乃拜受其論退書所聞且以志過名篇庶乎聞義能徙之義



答客問

客問主人曰自古理世少亂世多豈真宰有必之數耶抑人事耶答曰時風之理亂在士行之薄厚士行薄厚上係於時君大臣所趣向矣自古輔政者或直方不試旋見絀放或進非其任疾顛覆餗之二者進退相隨不足以形理亂理亂者在君臣之際心術合符久而成化焉故聖與賢合則爲堯爲舜暗與諛合則爲幽爲厲其閒雖多方萬殊而不遠此二道先師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莊生亦云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噫夫淳化爲醜利勝於義久矣

被薦紳衣冠語道德仁義皆偉然有古君子之風心之所  
師有異於是者則不仁而多才且以主意爲政但慮智不  
足以取合力不足以固位而不計合之固之枉直焉甚者  
則塞其聰明道其利欲順非阿旨與俱上下以平仲之和  
不如梁邱據之同卽墨之毀不如阿大夫之譽其風下扇  
中人之域多由之以初易修其用易博之爲利也持祿  
觀望則曰明哲保身無所發明則曰大直若屈繆於義則  
曰反經合道枉於理則曰杜尺直尋或曰夫子之公山或  
曰管仲有反坫旁緣似是觸類滋長舞六籍之文以伸其

邪志迭相薦譽號爲通人亦有務名如循實求進如知退  
雖近習不得其誠巧厯不知其數鄉原邑聚變化周流取  
美名貴仕如轉圜反掌世教無主蕩然隨之豈曰盡然蓋  
寡不勝衆其甚也滅天下之公是瞽天下之好惡鉛刀蟬  
翼爲銛爲重於是民反德爲亂天反時爲災愆陽伏陰山  
童澤涸皆此物也及夫中外蕩析邦家艱阨則相傳曰殆  
天數乎非人力所及也生極顯尊死有誅謚爲惡甚矣而  
譏議不失故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諭其弟奔走寘力以  
不能爲恥而欲望理多亂寡庸可得乎接輿申徒狄之徒

佯狂而不復者皆惡是也蓋在爲國者澄其源流以灑士  
行示三代之直道頒七教於國風取如是之流投禦魑魅  
示不復用則時風厚而天下理矣客曰請書所聞以爲子

孫藏國晉北山也又夫中收萬世特來謀甄傾醉對曰故

莫無論 荅問三篇又對燕嶺天又和成炎發對丹劍山

或問性命荅曰天之於人也賦其命則有窮有通有壽有  
夭賦其性則有枉有直有仁有鄙性之不可移猶命之不  
可移使仁而直者通而壽天下之理理也窮而夭則反是  
鄙而枉者窮而夭天下亦理理也通而壽則反是其所繫



者在天不在人在彼不在此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或問富貴荅曰君子之所樂也問曰君子豈樂是而厭窮  
約耶荅曰先師嘗言之矣樂以其道處之者也不以其道  
則市井狡僧者皆能得之矣君子之所樂者非樂其身富  
且貴而已樂爲仁由已而推其道於天下也

或問出處荅曰出有二道在所執焉爾行道耶趨時耶

一闕

字

居易絜矩坦夷中正則道在已而時不可必也就利爲

害推移俯仰則時在已道不可必也若道與時叶發紆光  
大則易之上下交泰詩之南山有臺書之咸有一德三說

命是也斯蓋從古之所難也古之處者所以晦其明藏其用窮棲於嵌巖之下與鳥獸草木之為伍者誠角其利病而愛其身愛其道也豈得已之為耶

醉說曰出首二並五視時無雨亦宜雅賦却雅賦

予既醉客有問文者漬筆以應之云嘗聞於師曰尚氣尚理有簡有通能者得之以是不能者失之亦以是四者皆得之於全然則得之矣失於全則鼓氣者類於怒矣言理者傷於懦矣或狃狃而呀口跼跼以墮水好簡者則瑣碎以譎怪或如讖緯好通者則寬疎以浩蕩龐亂憔悴豈無

一曲之效固致遠之必泥苟未能朱絃大羹之遺音遺味  
則當鐘磬在懸牢醴列位何遽翫丸索而耽糗餌况顛命  
而傷氣六經之後班馬得其門其或慙如中郎放如漆園  
或道拔而峻深或坦夷而直溫固當漠然而神全然而天  
混成四時寒暑位焉穆如三朝而文武森然酌古始而陋  
凡今備文質之彬彬善用常而爲雅善用故而爲新雖數  
字之不爲約雖彌卷而不爲繁貫通之以經術彌縫之以  
淵元其天機與懸解若巧鼻而斲輪豈止文也以宏諸立  
身不如是則非吾黨也又何足以辯云

良不攻放言

大凡此世皆妄作也又何足以滑吾真苟虛中以順外兮  
吾又不知夫萬物之汙汙爲細爲大爲利爲害循環出沒  
互相變態至人達觀萬殊一槩弊弊焉分得喪於毫釐之  
內貴乎其道可以富壽天下賤乎無纖芥之爲累者生乎  
順羣物而熙熙如春死乎智氣歸虛無以反吾真則何嚮  
而非適又惡用天性以勞神

一曲之於固延竝之必或皆未非未然大義之數言數和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六目錄

權德輿 十四

大唐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檢校

左散騎常侍持節都督潭州諸軍事兼潭州刺

大史御史中丞雲騎尉賜紫金魚袋李公遺愛碑

銘 并序 王觀太昭貞左烈公遺愛碑銘 并序

大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太清宮及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崇文館

大學士上柱國岐國公杜公淮南遺愛碑銘 并

序  
學士上封圖如圖公林公封南豐愛碑銘

唐故義武軍節度使營田易定等州觀察處置使

大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陽郡王贈太師貞武張公遺愛碑銘 并序

大唐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度支營田

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

大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南

鄯善豐川郡王劉公紀功碑銘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六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六

權德輿十四

大唐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檢校

左散騎常侍持節都督潭州諸軍事兼潭州刺

史御史中丞雲騎尉賜紫金魚袋李公遺愛碑

銘并序

皇帝在宥天下十九歲覆露元元東求官師六服羣辟辯  
章教化歲九月制詔湖南長帥中執法李公吳為江西申  
命小宗伯呂公謂為之代於是循其功善跡其故實百城

之吏言於郡伍府之長款於軍鄉部僑舊華顛卍角一其  
音詞奔走理下請鏤金石以爲表式呂公以公之馨香可  
覆視而不可誣也眾之詠歎可論次而不可遏也悉以列  
上實蒙可報乃類其言而文之云善爲理者必因其俗而  
求所以便之因其便而思所以化之惠澤被而五教行財  
用足而百志成上下熙熙臻於洽平古之循吏公之報政  
皆是道也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  
水主簿祖承允皇任朝散大夫江州別駕考嶷皇右武衛  
錄事參軍代名文行爲北州冠族公始以典學含章立於



清朝詳平憲令閑練程品秉直不回得時寢明能抗駁論  
輒還成命人之所難於公爲易惟天愛人惟聖法天欲其  
善利逮下也故詳試公以政事其初由殿中侍御史爲美  
源令由刑部員外郎爲萬年令由左司郎中爲常州刺史  
邦圻和寧京邑肅清居部考課爲諸侯表率是皆章章已  
然之功也貞元八年冬十二月由給事中至於是邦長沙  
九疑澤國回遠徵令頗繁物力或屈歲杪逋負夫家病之  
人未安於里落程不給於公上公乃嗇其經用代其賦輸  
厚施已責過於萬數得以贍助使之均安又以支郡地征

有繫軍實量力調穀減輕緡錢經始致用爲之倉庾時其  
發斂而歲無凶荒以封內饋饗道路風波轉漕沿洄僦載  
煩苦僝功度木爲之舟楫程其遠邇而師以足食以邑里  
湫隘之不宣也則闢其塗巷以利之以室廬苦蓋之不固  
也則教其陶瓦以易之講功慮事以建長利如此之備也  
稽先師之教以進儒術庠塾經明歲時計偕出入阡陌噢  
咻農里無告則加其餼發聞則弛其征鄉無不率教者修  
司馬之法以宏其事器用犀利賦輿輯睦拊循以誠少長  
有禮事親者調其供養被病者恤以醫藥士無不賈勇者

精力賦政以之鎮靜如此之至也唯公直而和肅而寬縝  
密而智溫良而能斷秉心砥平莅事風生法制定於上奇  
衰絕於下故下車而安已日而孚期月而政成五年而增  
秩六年而進律德風下偃協氣旁達不休乎哉前後與公  
交代於是邦者皆以密侍右職來施美化裕茲一方其大  
意乎昔弱翁次公率以郡國理行入當柄用然則三湘九  
江之地豈得顓受公之賜耶太師陳詩觀風諸侯言時計  
功皆前志也暨魯大夫請於周而史克有駟駟之什今潭  
人以德輿再拜奉命書獲知懿績俾章善頌永篆樂石銘

帝命元侯允釐方州郁郁李公此焉輯柔洞庭南匯熊湘  
經介下爲度制上以藩衛彤旌淑旂四牡有輝授茲介圭  
輟自黃扉吏絕私回俗無尤違保惠教順樂郊焉依乃倉  
乃庾克敏農穡乃剡乃剡利涉不息乃端徑術乃導埏埴  
政成事時節費寬力七郡清靜百嘉蕃殖誠以愛人滋於  
樹德今則去我鄰邦是式祝公伊何上贊皇極報公伊何  
惟金石刻載茲聲詩永慰南國

大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太清宮及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崇文館

大學士上柱國岐國公杜公淮南遺愛碑銘

并

序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  
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羣  
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  
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迺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  
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謨  
明九功當冢宰總已之任護崇陵因山之制盡董經費以

頌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宏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鬱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可奪之誠達於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類其語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也清明廉直溫毅宏重易簡之道本於健順忠智之謀發爲事業慮善以動得

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元甫實爲已知始自  
掾吏累爲命介盈庭鬪辨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  
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爲神明由殿  
中侍御史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爲撫州刺史以御  
史中丞領容州刺史經畧使入爲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  
中丞超拜戶部侍郎出爲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闕換  
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  
使徵爲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長史陝號都防  
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於是邦禹貢淮海之

域職方東南之奧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控荆衡以沿泛通  
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頤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  
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  
有冒沒者免其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  
出之瀕海棄地芟芻填淤一夫之勤百畝可獲終古遺利  
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先是營部未葺困倉未完  
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乃慮材用量事期  
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轅門言言夏屋耽耽  
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崇



構翬飛雲矗縮以板榦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  
制多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  
悅使人以樂成又瀦雷陂以溉穡地醜引新渠匯於河流  
皆省工費而宏利澤俄授左揆竟參大政加徐泗濠等州  
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  
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  
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身急病視闔  
境如棖闌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安之  
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

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參閩  
蠻人本輕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  
大旱而我有雲雨每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  
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調困窮其總司計也權重輕以  
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  
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不得久處其鎮  
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陋陋標埃接連忿懷相  
因鬱攸斯作公乃修伍列闢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  
金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困沓貪商久阻

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萬船繼至百貨錯出巽部絕  
徼裔人自擅誘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氏保險三代種  
落盤互數犯吏禁公麾偏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  
職其登左轄也紀律修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  
浹洽宏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修其方崇庸大績其昭昭  
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  
聽者皆竦作爲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閒損益討  
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  
侯有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

寢明而昌以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  
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愨尚書右司員外郎麗  
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卿御史中丞再爲恒州刺  
史代鄴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僕射  
惟南陽德化茂於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射有  
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鄴州總節制留<sub>行</sub>數與虜确奮  
其威謀奪鹽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  
一以先大夫代德丕烈之若是公能聿修而宏大之憑厚  
貽慶爲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修覲謁拜章十上西向涕



淚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庇人納忠在於薦  
賢密疏請以王公爲之爲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寇  
爲大司馬以副車戎身自謁和門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  
圭得請丹轂載馳勳籍裨校乞留遮道初諭以溫顏終肅  
以軍法旣告令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  
祿是道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永享鮎耄如岡  
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  
俗撫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嚮慕三歲愈甚大懼公之功  
德寢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鏤堅石以攄盛烈及茲而追

琢者三矣古所謂信讓以莅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於藩於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洽陝服聿來茲土闢我烏鹵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膺膺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宜錫蕃祉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之德彼土

樂康繫公之力永言介福祝我岐國稽合聲詩於香篆刻  
彼泉而實彼石而泐公之德耀永永無極

唐故義武軍節度使營田易定等州觀察處置使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陽郡王贈太師貞武張公遺愛碑銘

并序

維唐十二葉皇帝纂大統建大中始初清明敷佑下土稽  
四征六服之理閱先正宗臣之籍流慶斯復遺風可懷繇  
是博陵上谷列侯二千石元僚司武從事亞旅上其故府  
太師貞武公功德請銘於碑以示厥後乃詔小司徒臣德

輿因地域之名物酌軍師之憲令舉而敘之云公諱孝忠  
字孝忠其先燕人八代祖奇北齊右北平太守封右北平  
王齊季喪亂寔開邊隙代有長技軼於外區曾王父靖乙  
失活部落節度使王父遜部落刺史父謚早襲先職來朝  
上京星環北極輸君長之贄幣鵬變南溟發邊關之導譯  
拜開府儀同三司他日以公之勤累贈至戶部尚書公雄  
姿正志沈毅英達傳兵符於百勝襲王爵於九代年未弱  
冠入侍明庭才爲異公必命中以日磬之信愛受秦仲  
之車服自他有耀至歸時元宗御天下四十餘載習



文事而去武備人不知戰恬於已然幽陵首禍穀洛恆駭  
公跡染汙俗心堅本朝豈求生以害仁將蹈難以明義史  
羯繼亂猶居劫中質其所恃無路自奮閒道旁午密陳嘉  
猷俄而成德軍節度李寶臣錫姓撫封同信臣之任就義  
若渴推心於公綜其都軍以壯支郡乃策崇勳累居大官  
凡軍師之禁令攻守之奇正成德之重必咨於公鄰帥猖  
蹙皇赫問罪公出自上谷覘於貝邱冠徒六萬將犯中冀  
乘轅外嚮方陣而前公以駟介千數颺馳急擊采入其阻  
夾攻其堅敵人力屈昏夜引去遷御史中丞封范陽郡王

尋拜易州刺史加太子賓客以軍之輯睦移於郡以郡之  
班制叶於軍文理武毅交修四暢師貞人龢爲列郡表儀  
初公與寶臣感慨於少年之場周旋於多難之際迎導善  
氣切勵良規若驂有靳如熱斯濯異時自代前定於公且  
曰輿師之心勳力之冠也俄而寢疾瘖不能言猶以手指  
北矐然注目旣而惡子阻命陰交匪人因喪以干紀專地  
而圖禍公驟諫不入飛章上陳請以州兵首遏亂略優詔  
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成德軍節度使一人  
注意四履專征糾合諸侯連收城縣敗之於束鹿走之於

常山以至斬首且無遺策轉兵部尚書易州刺史易定滄  
等州節度觀察使錫軍號曰義武時三分恒陽之地錄功  
有差而羣帥侈心或懷缺望太行而東疆場日駭且有從  
約皆爲假王公居其腹心守正持重玉立於磷緇之際雞  
鳴於風雨之中靜柯勁草在我而已彼朱滔者以燕啗公  
夸大煽結譁張指斥公乃出和門以莅衆援皦日以誓心  
義利之閒死生不惑且曰縣官之所以賦軍宿兵下尺一  
之詔者在排難捍患而已吾徒之所以乘堅驅良佩丈二  
之組者在畢力致命而已碎首塗地吾無悔焉一心事君

四面受敵俄屬京師急變鑿輅時巡時太師西平王以禁  
兵自魏來援於我於是與公決策赴行在所公素約以伯  
仲又申之婚姻分銳師選良將授以赴蹈使居顏行斷金  
之契匪石不轉定山東爲已任坐制羣疑清轂下爲前籌  
行戡大憝赤誠相照血涕交頤西平繇是建大勳立大烈  
而公亦靜深以制動貞厲以代謀使其徒散約而無亡矢  
遺鏃之費者公之功也前此拜尚書左僕射至是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貞元元年就加司空凡受律行師十有一歲  
承寧諸侯減黜不端動有節制人斯愛戴瞻助其供養賻



補其禮喪拊循接禮勞徠安輯輔以正德而不怵於邪濟  
以守忠而不回於利章灼卓異有初有終其居涼國太夫  
人憂也手植松檟倚廬於墓感致瑞祉詔旌其門終身之  
哀加人一等不遺故舊皆以器使戲下多善吏庭中無留  
事雖古人之威懷無以過焉春秋六十二以七年三月感  
疾薨於位德宗皇帝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詔郎吏弔祠  
禮賻有加其後累贈太師易曰貞武追封上谷郡王易之  
大有曰信以發志禮之中庸曰誠之不可揜惟公推本於  
是闡然而彰德宇宏大色容厲肅長才經武奇表出倫喬

枝蔓雲以直上雄劔發匣而耀穎始以天寶十載受詔卽  
戎授范陽郡洪源府右果毅破九姓突厥改上黨郡漳源  
府折衝乾元初轉左領軍衛翊府左郎將實鎮飛狐之地  
寶應中拜左武衛大將軍加金印紫綬歷左金吾大將軍  
兼太僕卿殿中監以至於專席賓護剖符建牙載居六官  
乃進左揆燮和鼎餼平理水土真食大封異姓而王積功  
伐以崇厚履信順而光大壯武之後遠繼公台富平之門  
時推德器豈徒然哉嗣子今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延  
德郡王茂昭以全才休績保大宣力戴翼天子撫征諸侯

常以工部尚書建旟博陵以刑部尚書循方伯之職特詔  
所理郡爲大都督府經歷右僕射司空丞居代官南北軍  
衛爪牙上將同氣分職寵冒一時侯王則銀黃相映子弟  
乃金埒對起流光貽訓其信矣乎二十年延德王以介圭  
四牡來朝京師德宗沃心嘉歎燕喜蕃錫如韓侯申伯故  
事順宗繼明崇德報功及居台宰進掌邦教敦喻還鎮涕  
洟就塗今皇帝以道御天下燭明理本間歲再入覲爲守  
臣龜龍乞留京師以奉朝請堅若金石激以肺肝服勤王  
家丕赫宸睠感念勲節顧懷義方直以鄭武公桓公漢韋

平父子古先懿鑠舉集公門二邦幼艾千夫長百夫長沐浴風烈怵惕慕思是儀古式以永光耀斯不朽之事也拜君命之辱而傳信焉銘曰不勳則聖本開效無不賤也天秉日星亦有風霆君用文德亦資武力太師矯矯生我王國時或艱屯師惟壯直大蹇朋來其心不回好謀而成義路乃開博陵上谷地直析木旣夷狡童則理長轂威謀抗勵命賜渥縟回回盜泉皦皦嘉王凡我所履與之豐福士皆賈餘人以仰足琨戈袞章裕此一方追錫弔祠禮優職喪司徒襲慶道叶仁聖三朝戴君皆受四命覲禮煌煌



嘉猷洋洋湛露彤弓威儀有光甘棠蔽芾邵伯所憩緇衣  
改爲鄭國之詩仍代洪烈邦人戴之永言寘懷乃刻斯碑

大唐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度支營田

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

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南

新羅王劉公紀功碑銘

并序

貞元十有八年秋九月皇帝以安定節制南川郡王昌之  
休勳懿績與邦人臺老之詠歎聲頌詔掌文之臣某論次  
其詞以永金石臣拜手稽首祇若休命於是考侯王之表

稽贊命之書採太常景鐘之義而繫辭曰惟元后聰明齊  
聖以臨於下惟蓋臣厲翼莊誠以奉於上上下下成龢協建  
皇極此南川所以感會神武發揚碩膚公嶷然持重爲國  
保障理涇人十五年政成事節師以律成人以富教智若  
著蔡動如風霆內總端揆外崇長伯八旒七章元袞赤舄  
有南仲方城之略有充國劭農之績君使臣臣事君發舒  
震耀事業光大其理然也公姓劉氏彭城人少沈毅尚氣  
節得大易之師貞春秋之武經肇自幼學揣摩感概天寶  
末年未弱冠從河南節度使張介然東討林胡以勞署易

州遂城府左果毅其後所奉之府則李太尉光弼劉司徒  
元佐或盡護車賦率先顏行是爲腹心節以金鼓軍之善  
政無不參焉師之右職無不綜焉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於  
列卿僕太常於御史府爲中丞大夫厯太子詹事左  
散騎其工部禮部二尚書異姓而王真食其賦凡三益  
封至二百室初拒史朝義也宋州郡將委以扞城賊鋒持  
久力屈引去又皆留其戲下劇虜濟以利兵鈎援臨衝環  
城傅堞公以淮海屏蔽實繫於斯血誠怒髮士氣旁厲周  
月堅拒援師實來以愜愜之危走婪婪之狄始佐宣武軍

也任當委重往必投艱既定彭城之急旋假濮陽之守主  
忠信以任患難整偏師以立奇功奮其材謀多所剋獲抗  
希烈而壁寧陵也以徒兵三千組甲五萬登陴搏戰且逾  
四旬激眾扶傷竟申九拒於是救淮揚拔大梁或倍道以  
赴晨壓其壘或鼓行而進終覆其巢於此二役也擒翟暉  
虜鄭賁師不留行甲首山積然後窮追急擊至於許昌渠  
魁窘困終以泯滅凡三與虜确而河汴之閒乃平皆公之  
爲而元佐任公之效也故旬歲閒累居大僚貞元三年朝  
廷以五原盛秋式遏侵軼詔公領宣武駟介北出護邊有



逗撓犯令者立斬三百人以徇傳校肅然威讙朔野俄拜  
本軍京西行營節度使雖拊循行師未有分地而車服恩  
禮已如守臣明年遷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使  
度支營田等使涇州刺史是拜居秦之北地漢之回中俗  
修武備而尚氣敢自馬司徒璘段太尉秀實之以威望德  
聲懷寧邊部其後禍拏師老疆場蕭然或依違選悞日闕  
而已昆夷游騎時及我鄂西門不放南畝益蹙公曰兵以  
奇勝亦以嚴終寇不可翫在吾彀中矣於是建長利規遠  
程日力與人徒西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據彈箏峽之嶮

北城保定深入百餘里扞青石嶺之固凡七城二堡有堅  
甲利刃制彼衝阨絕其驅侵公之封內燿燧滅息昔之甌  
脫今有市列井樹之間犬雞相聞東諸侯勤王之師得以  
寧宇而又因士之餘勇求地之遺利荷戈而戰擁耒而耕  
出聞三捷之績居盡四支之敏闢彼堦磽麥禾蔽野亦旣  
悅使而皆樂從十二年就加尚書右僕射武功旣成教化  
旣明里閭有豐年亭鄣有吉語其或四方之旅謁急於公  
則耀威於長武納將於歸化皆稟睿畧而奏成功十五年  
條軍市之租上獻天府數至十萬以贍東師銳於爲國遠

慮數言邊事蓄資力修賦輿思欲大舉衝擊收玩絕域之  
外豈徒使朝那陰密緩帶安枕而已哉惟公瓌姿碩量個  
儻英偉文理新教冠於羣倫雲蒸風行交感至用志氣中  
朴命新大寵嘉集而名器崇至若勤身惠人勞徠安集遵  
守新職貫通典彝有新人事君之心有考父益恭之德可  
以表率發於純誠宜新長保富貴爲時元老昔尹吉甫美  
宣王任賢使能作江漢烝民之詩惟聖人感人心以和平  
天下惟賢臣協聖謨以鎮靜方國則皇帝之注意南川之  
陳力是信是使有嚴有翼敷宣景化浹洽休德不然則被

邊戴白之叟披肺肝排閭闔而胡爲來哉敘武畧所以揚  
天聲美元侯所以流王澤敢附雅頌式昭德音銘曰

天地健順三辰光潤君臣感通一德誠信皇明照燭保合

休運亮采有邦登昭傑雋帝曰爾昌碩勳洗洗爰自偏師

幹不庭方席勝無前援陳下梁爾戰則克爾謀公拜

休命藩宣賦政介圭暢轂撫是安定其猷克壯上協仁聖

沛然成功執德之柄乃峻壘垣壘垣崇崇乃藝黍稷黍稷

芄芄出有銳師入爲良農保就滋殖時公之功武經輯矣

文事亦理十有五年肅清邊鄙宜登介祉永錫遐紀告類



納忠以毗天子皤皤涇人俯僂上陳肅肅王命命茲下臣  
采獲誠詞章明異倫鏤此貞石輝光日新